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四十一回 美鳳姑喬裝護親夫 賢觀察奉委訪猾吏

且說陳錦堂奉林公委派查拿越監販土犯朱運升，回到公館裡，一面吩咐鳳姑收拾行裝，一面把奉委的案情告知鳳姑。鳳姑說道：「安分守己的商民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可以賺錢，決不願乾違禁犯法的勾當。所有販土的，都是游手好閒、不安本分的游民，甚至鹽梟盜匪也有混雜在內。該犯朱運升膽敢越監，決不是個善類。你去私訪密查，我很不放心；待我女扮男裝，跟隨你同去，萬一有什麼意外，也可以做一臂助。況且出門在外，下人們奉侍，終不能週到，我去了一則可以隨身保護，二則可以慰你寂寞，你以為好不好？」錦堂聽後，心中極表同意，便向鳳姑說道：「你既願意隨行保護，再好沒有，不過日間只好有屈你暫充長隨，切不可在人前露了破綻，萬一被人瞧破，這干係確也不小，須得隨時留意才好。」鳳姑含笑答道：「這一層你卻不必擔憂，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，只因父親膝下無兒，常把我裝成男子，故長袍大褂，也穿慣的，就是一副耳朵，也未曾穿，都只為此，那些衣服，還在箱籠中呢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啟箱蓋取出舊時男裝穿在身上，雖覺稍短，但還過得去。穿著薄底快靴，用棉絮塞緊了空隙，在臥室中效男人走路。錦堂看了，忍不住大笑道：「頭上挽著發髻，面上搽著脂粉，身上卻是男子打扮，雌不雌，雄不雄，這麼大的破綻，舍了瞎子，誰也瞧得出來，我看還是安安閒閒在家住吧！」鳳姑答道：「你且慢批評，頭面上還沒有改扮呢。說罷，即命梳頭女僕，拆開發髻，用剃刀剃去前額少許頭髮，挽成一條淌三股油花大辮，用臉盆洗盡脂粉，立起身來，大踏步走到錦堂面前，打趣道：「大人可要高升隨去麼？」錦堂瞧她挺胸凸肚，好像個美男子，就大笑道：「好好！高升，你就隨去便了。」於是命長隨周福到碼頭上去僱定官舫，然後回來發行李。錦堂叮囑他們道：「姨太太此次女扮男裝，隨行保護，其中另有緣故，你們不許在人前吐露風聲，諸多未便，見面時稱他一聲高二爺就是了。」長隨人等都是心腹，自然守口如瓶，不敢饒舌。當時錦堂坐轎落船，鳳姑只好步行跟隨，虧得她精於武功，雖則金蓮三寸，也能爬山過嶺，故而跟轎步行，更比轎夫奔走迅速。落船後，錦堂吩咐開船，沿襄河而下，路上無非曉行夜泊，很平安的直到漢陽城外停泊。因是奉令密查，所以拖小旗都不用。錦堂日間登岸，傍晚回船安歇，日以為常。

那錦堂查案，向來是不辭勞怨的，今番又是林公特委，故格外認真。一連費了三天功夫，被他查得漢陽縣中，有個當兵房的猾吏，渾號人稱九頭烏葛幼泉，包攬詞訟，開場聚賭，無惡不作。縣前一班差役都要向他手裡討針線，因此他越發頤指氣使，不可一世。近來幼泉又多了一宗包庇煙販的巨額收入，他自己的癮也不小，每天要抽二兩多清膏，卻一錢不花，都是一班煙販供養他的，論他的聲勢，比較縣官要大上幾倍。錦堂查得了這個消息，料定朱運升的逃監，必是九頭烏賄縱無疑。

但是事無佐證，未便就將他逮捕。仔細思量，只有假作買土到他家裡借端探問，或者能得著些線索，那麼破獲逃犯，就容易了！當下在艙中和鳳姑商議了一回，決定明天親往葛幼泉家中密查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日，錦堂帶著喬裝常隨的鳳姑，離舟登岸，進了城關，逕到兵房書吏葛幼泉家中訪謁。幼泉因為包攬詞訟，包庇販煙，終日門庭若市，來者不拒，一概招待。此時，他正在東側廂會客室中吞雲吐霧。錦堂恐怕露出破綻，向看門人推說唐錦臣特來訪謁葛相公，有事相托。看門人就引他到會客室門口，先入室報告清楚。幼泉說：「請來客裡邊來面談吧！」看門人轉身出來，道聲：「請裡面寬坐。」自往門房中去。錦堂向鳳姑使了個眼色，叫她守在門外，然後緩步入室。那葛幼泉年紀已有五十多，真是個老奸巨猾，自知乾了不少虧心事，新近又得了朱運升一萬兩銀子的私賄，替他運動獄卒，從監獄中放走，還替他安排了一班捕役，耗去了四千多兩，運升才得從容地逃回老家。幼泉料到此案鬧得太大，又在禁煙緊急的時候，省憲必然要勒限追拿。本縣快班，固可用金錢買到他們，永不破案，只怕督撫密派大員前來實地密查。我的名望在本地方可稱得婦孺皆知，他們當著我的面固然無人敢說我的一句半句壞話，在我背後，必然有人指責。此種風聲，在本地人聽得了，固然無損於我，若一旦傳入省委耳中，認起真來，那還得了。他想到這一層意思，倒也覺惴惴自危，故爾這幾天對於陌生來客格外注意！此時他瞧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踱著方步，文縐縐的，一望而知是個正途出身的大員，不覺暗吃一驚。看官！

你道他怎能一望而知呢？原來那時正途出身的大員，平時在京當差，終年戴翎頂大帽，穿著補褂禮服，外加一串朝珠，走路為防翎子朝珠搖動，有礙觀瞻，必定一眼三板的踱著方步，習慣成自然，久後就是不穿禮服時候，也脫不了這個模樣。那葛幼泉雖不是做官出身，但是平日裡見得多，故能明白。現在見來客蹬著方步入室，又逢他做賊心虛的當兒，怎不教他頓吃一驚。於是兩道目光直射到錦堂面上。見他生得頂平額廣，耳大面方，唇上留著八字須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頭帶瓜皮紅結小帽，身穿藍綢長袍，外罩天青綢馬褂，神氣十分莊嚴。那時錦堂已踱到煙榻前拱手含笑道：「幼翁請了。」幼泉連忙從煙榻上豎起身來，笑容可掬的抱拳還禮道：「不知錦翁駕到，未出遠迎，望勿見罪，請榻上坐吧。」說時分賓主坐下，僕人送茶。

幼泉啟口問道：「錦翁府上哪裡，光顧寒舍，有何見教？」

錦堂笑道：「敝居原籍江西南昌，喬寓夏口已有多年。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因為家母多病，全賴鴉片煙膏養生；近日煙禁森嚴，夏口地方，有錢無覓處，家母斷煙日久，肝胃氣大發，服藥無效，惟煙可治。幸得蘇君指點，方知幼翁處可以設法，故爾不揣冒昧，登堂訪謁，打算托幼翁代買頂上大土二百兩，該價若干，請先開示，取土時銀貨兩交便了。」幼泉一面聽著，一面心中轉念。等到聽完了這一席話，暗想：明明是暗探我是否與販土犯聯絡，我若答應他代買，便也是販土犯。若是嚴辭拒絕，他既然冒昧到此，必然早有人指點明白。還不知早有人把我的犯罪劣跡向省中告發，他是奉委來密查的。我若謊言拒絕，不過苟安一時，只怕他先禮而後兵，派人來達門捉拿，更覺不得了。還是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用借刀殺人之計，誘他到匪窟裡去私訪。一面密囑朱運升將他軟禁起來，一面弄個貌似運升的假逃犯交案，等到逃監案子結束以後，將他釋放，待我先期秘密移居，就算他回省向上司稟明一切，出公事來捉我，那時主動的逃監案已經結束，我就投案也無死罪的了。幼泉打定主意之後，就答道：「當此煙禁森嚴，誰敢冒著死罪去販土呢？諒必貴友誤聽人言，指點足下到此買土。莫說禁令森嚴，況且我是在官人役，自己吃上了癮，尚想戒除，至於販賣的勾當，知法犯法，要加等處罪，叫我哪裡擔得起呢？」錦堂插言道：「幼翁你誤會了！敝友並沒有說你販土，只為敝處無處可買，家母又在病中等吸，他是知幼翁素染有阿芙蓉癖，交友廣闊，待人接物熱心非常，遇到有人誠心相托，總肯介紹或代購的，因此才指引兄弟到府懇托代辦，並非誤認幼翁即是興販呀。」幼翁答道：「鄙人沾染煙癖十多年了，兼之煙容滿面，一手掩不盡人家耳目，弄得遠近皆知我是個癮君子，每天要吸煙膏二兩多，遇到各處的土販到敝縣，總要登門求售，我遇到有人來問煙土時，隨口介紹，指點他們到客棧裡去直接交易，因此一般土販都和我相識，介紹交易多了，承他們自願，送幾十兩煙土給我，所以我吸的鴉片，大半不花一錢，是土販們送給我的，害得我煙癮越吸越大，要戒也成不了，真是累人呢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錦堂就含笑問道：「幼翁既然與土販們熟悉，但求一言介紹，待我自去購買。」接著湊到他身邊，低低問道：「朱運升家住哪裡？他是個大販戶，家中必有上好的烏皮及霉公，還請明白指示路徑居址，以便按址購買。」

要知幼泉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